

孫思庭書畫集

〔唐〕孫過庭撰
朱建新箋證

孫過庭書譜箋證

中華書局

孫過庭書譜箋證

〔唐〕孫過庭撰

朱建新箋證

＊

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
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

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

香港九龍北帝街馬坑涌道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＊

1972年10月版

1973年4月重印

定價港幣三元五角

孫過庭書譜箋證序例

唐孫過庭書譜，爲歷代論書名作之一，不特其筆法精妙，風神灑落已也。余酷愛其書，尤重其文，臨摹鑽研，垂三十年。壬午之歲，講學金陵，課務多暇，書窗無事，乃竭數月之力，泛覽歷代論書之作，爬梳考索，爲之箋證，更摭拾衆說，參以己見，爲之評考；稿成之後，於茲十有五年。藏弄敝篋，幾飽蠹魚。茲者朋輩悠邁，以爲兩稿既竭心力，未可遽棄，因重加釐訂，公諸同好。惜乎見聞有限，思慮不周，雖竭駑駘，猶多未慊；尚冀海內同文，匡其不逮。

夫書譜詞簡意賅，不易窺測，領會之淺深不一，收穫之大小自殊，故歷來解說紛紜，難期一概。本書但錄舊說，疏其名理，不加論斷，以免唐突。然采輯羣書，不下百種；凡古來論書粹語，大率繫此。故手此一編，略可綜攬衆說。箋證之體，其例有七：一曰溯源，二曰證古，三曰徵異，四曰辨誤，五曰釋義，六曰疏故，七曰提要。茲請分述如次：

一、溯源 書譜雖專論隸、草，然大書八體，亦偶及之，文字源流，應有注明。本書於『六文』『八體』句下，即錄漢許慎說文解字序以明之。他若右軍名跡：樂毅論、黃庭經、東方朔畫讚、太師箴、蘭亭集序、告誓文等等，亦皆引證舊說，窮其源委，辨其真僞。此之謂溯源，一也。

二、證古 書譜析論精義，大抵別出心裁，獨抒己見；然稱述前人，無不具有來歷。本書窮其根源，一一印證，使知過庭敘事述古，極爲慎重。如卷首評析鍾張二王之語，悉本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之表，無一杜撰。即清包世臣所認爲『汙穢』子敬之語，過庭亦皆有所本；本書亦悉爲印證，明非臆說。此之謂證古，二也。

三、徵異 書譜舉世傳書論及各種書體，辨別是非，指斥譌誤，極有見地。如衛夫人筆陣圖，王右軍筆勢論，以及『龍蛇雲露之流，龜鶴花英之類，乍圖真於率爾，或寫瑞於當年，巧涉丹青，工虧翰墨』云云，真僞判然，不煩考證；而本書於衛王之著，怪異之體，仍

加引證者，以其文獻足徵，異聞可采，亦箋注之體應爾也。此之謂徵異，三也。

四、辨誤 書譜於子敬之於謝安、右軍，軼事傳聞，未加深考，雖有依據，終屬譌誤。包世臣作書譜辨誤，誠爲可采。本書卽分錄『謝安素善尺牘，而經子敬之書』，『安嘗問敬，卿書何如右軍』，『後羲之往都，臨行題壁』，各段之後，以判是非。使不以傳聞失實而厚誣前人。此之謂辨誤，四也。

五、釋義 書譜時有精闢之論。惟其語極簡要，意或涵渾，學者不易索解，尤難領會。本書窮蒐遠討，博采旁徵。往往瀏覽百篇，不獲一語；偶有所得，復恐未安；冥心比附，僅底於成。有如點畫、使轉、性情、形質、乖合、優劣、平正、險絕、察精、擬似、方圓、曲直之論，不加詮釋，何以索解？此之謂釋義，五也。

六、疏故 書譜文屬駢儷，隸事較多，不予疏解，終爲蹇礙。如絳樹、青琴，隋珠、和璧，惠侯好僞，葉公懼真，雖極尋常，釋之爲

是。又如：『豈惟駐想流波，將貽嘽嘽之奏；馳神睢渙，方思藻繪之文。』不作疏解，何能通曉？此之謂疏故，六也。

七、提要 書譜原分六篇，界限顯然（詳見書譜評考）。每篇之中，又自有段落起訖，中心要旨，當有轉移。清朱履貞書學捷要每於段落起訖，或微言奧旨，輒有提示；要言不煩，足資領悟。本書即附注其語於原文之後，以便參考。如自篇首至『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無或疑焉。』朱云：『以上論鍾張二王之書，冠絕古今，而更定其優劣。』於『君子立身』一段，則云：『言書學工用，賢於他藝，賢者不廢。』於『慕習之輩，尤宜慎諸』一段，則云：『此乃勉人謙抑力學，慎毋妄自矜能。』此外，昔人亦有片詞隻語，足發深省者，如明楊慎於『篆尚婉而通，隸欲精而密，草貴流而暢，章務檢而便』四語云：『此四訣者，可謂鯨吞海水盡，落出珊瑚枝矣。』清陳子文於『凜之以風神』一段云：『風神、妍潤、枯勁、閑雅，四者具而書道備。此於形質、性情之間，加以凜、溫、鼓、和四字，須積數十年神悟而

後得之。過庭秘訣，洩漏已盡。』凡此剖析，皆有助於領悟。此之謂提要，七也。

例之可舉，略盡於此。

夫書法爲祖國特殊之藝術，未可以無裨實用而廢之也。徵之於古，三代無論已。秦漢而下，多有工書而名家者，二千年間，殆難備指。無論豐碑大碣，尺縑寸紙，其至今流傳而爲世所寶重者，不特其技藝之精，自成家數，足爲楷模，而作者之學養亦有關焉。過庭之論王右軍云：『右軍位重才高，調清詞雅，聲塵未泯，翰牘仍存，觀夫致一書，陳一事，造次之際，稽古斯在。』又云：『右軍之書，末年多妙，當緣思慮通審，志氣和平，不激不厲，而風規自遠。』夫書豈易言哉！『蓋有學而不能，未有不學而能者也。』然則是書之輯，其於服膺書譜而有志於書學者，不知庸有當乎？

一九五七年丁酉春節，海寧朱建新識於濟南。

孫過庭書譜評考

海寧朱建新

余嘗泛覽歷代論書之作，自後漢蔡邕、趙壹之論，訖於近世包世臣、康有爲之著，不下百餘萬言。其所言者，往往故神其說，難以索解；求其言簡意賅，不蹈空疏，惟唐孫過庭之書譜，庶幾近之。且能言者未必能行，能行者又未必能言；而過庭書譜，論既精卓，書亦工妙，誠可謂二難并矣。然唐世諸家，對其書跡，既甚致譏嗤；於其文字，復刊而不錄；私意所中，真識遂蒙，良堪浩歎。故余特表而出之，以爲世之從事書法者告。今春以來，既竭數月之力，爲之箋證；乃復蒐集昔人評論之語，附以鄙見，以爲是篇。至於墨跡刻本之流傳，亦略考其存佚，著之於篇云。

一 世傳書譜實爲全文之推證

唐孫過庭所著書譜，今有清宮舊藏墨跡，及宋薛紹彭、太清樓、明文

氏停雲館、清安麓村諸刻本，凡三千七百餘言，乃草書也。其釋文，見於諸家著錄者，自宋以來亦至多矣。其墨跡及刻本，篇首題『書譜卷上』，『吳郡孫過庭撰』一行，篇末題『垂拱三年寫記』一行。（惟太清樓刻本無之。）而篇末又云：『今撰爲六篇，分成兩卷，第其工用，名曰書譜』；今存二千七百餘言，似非全文，而又首尾完具，無以復加，故昔人疑此特書譜之一序耳。安吳包氏甚至謂『六篇之譜，亡於南宋，今傳者止其敘說。……臆測其目，當爲執、使、轉、用、擬、察。』此無根之談也。信如其說，則北宋以前論書者之所稱引，何無一語出於今傳本之外耶？且唐張懷瓘、寶暉、張彥遠諸人，去過庭當未甚遠。而懷瓘書斷，但云過庭『嘗作運筆論』，而不及書譜；雖懷瓘所引運筆論之語，卽今書譜中句，然不曰書譜，而獨稱運筆論何耶？北宋宣和書譜亦云過庭『作運筆論，字逾數千，妙有作字之旨，學者宗以爲法』，而不曰書譜則又何耶？寶暉述書賦列舉梁武帝、邵陵王之撰書評，庾肩吾之撰書品，傅昭之書法目錄，姚最之名書錄，姚思廉之善書人名狀，李嗣真之書品，張懷瓘之書斷，而竟

不及過庭之書譜，輕之耶？抑不知耶？張彥遠法書要錄，凡十卷，自後漢趙壹非草書論，歷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、唐初書家名著，無不搜採，而獨不及過庭書譜，抑又何耶？余於以上疑點，推證有二：（一）過庭書譜，根本並未完篇；今所傳者，在唐世但稱運筆論，而未有書譜之名。惟宋徽宗既已得其真蹟，（今傳清宮舊藏墨跡影印本，中有徽宗宣和璽印。）則宣和書譜中不應仍曰『運筆論』，而下文又曰『書譜序』上下也。（二）過庭書譜原文實僅此三千七百餘言而已，並無殘缺。觀其文字，溯源流，辨書體，評名跡，述筆法，誠學者，傷知音，至矣盡矣，豈可復增！且篇末『自漢魏已來，論書者多矣』，訖『臧祕之旨，余無取焉』九十餘言，明係全文跋語，無可致疑；而況又殿以『垂拱三年寫記』一行，更足爲完篇之證。若以爲此特全文之一序，則試想文中更當作何許語耶？且區區論書之作，又安得有此三千七百餘言之長序？若云此特上卷，而亡其下卷，則此卷不當有跋語及『垂拱三年寫記』一行。蓋宣和所稱『序上下』之說，乃以其卷過長，截而爲二，非謂文有上

下也。若云序有上下，則今世傳本，序亦只其半耳，豈通論哉！然則宣和何以稱序？蓋當時卽已誤認非全文也。故余之推證，以第二說爲尤自信。至其所云：『撰爲六篇，分成兩卷』，則就全文一加分析，不難符合。或又以爲就二千七百餘言分成六篇兩卷，豈不太短？余曰：過庭真跡，書於絹素，其字大者徑寸，小亦五分以上，其意不僅在教人以法，並尤欲示人以範，故與尋常之著述不同。且唐以前論書之作，皆爲短篇，觀張彥遠所錄可知也。若以供臨摹之資，則二千七百餘言，不已多乎？況其『筆墨利病，推闡幾盡』耶？（包世臣跋書譜語。）至於宣和所稱上下二卷，余謂係卷軸有二，非文分上下，又有一證：今傳墨跡影印本，中間缺少一百六十餘字，度其字數，適當上卷之末或下卷之首，惟其分成兩卷，故首尾易於殘缺，若裝成一卷，則中間正當深密之處，何致殘缺？此又一堅強之確證也。

既知書譜之確爲全文，然後可以分其篇章，以符六篇二卷之說。循誦其文，略次如下：

卷上

第一篇 『夫自古之善書者』訖『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無或疑焉。』凡五百二十八字。朱履貞書學捷要云：『以上論鍾張二王之書，冠絕古今，而更定其優劣。』

第二篇 『余志學之年』訖『除繁去濫，親跡明心者焉。』凡九百九十一字，論書學之要及貫通之道，並辨專精、兼善、乖合、優劣之故。朱履貞云：『以上言書學功用，賢於他藝，賢者不廢。』

第三篇 『代有筆陣圖七行』訖『非訓非經，宜從棄擇。』凡三百九十五字。朱履貞云：『以上略舉世傳名跡，辨別是非，指斥譌誤。』

卷下

第四篇 『夫心之所達』訖『原夫所致，安有體哉！』凡四百一十四字，論執使轉用之術及世傳右軍名跡。朱履貞云：『前舉鍾張二王，爲法書之冠；至此則歷代孤紹，專宗右軍。』

第五篇 『夫運用之方』訖『斯皆獨行之士，偏翫所乖。』凡六

百八十三字。論精熟、通會、察精、擬似、遲速、盡善之道，以及獨行、偏翫之弊。朱履貞云：學不該膽，胸無識鑒，以至任情適欲，流弊多端。

第六篇 『易曰：觀乎天文』訖『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！』凡五百六十一字。論書學之妙，歸於『窮變態於豪端，合情調於紙上；無間心手，忘懷楷則；自可背義獻而無失，達鍾張而尚工。』實爲全文之結論。末引古事古語，感傷識者之稀。朱履貞云：以耳爲目，古今通病，孫公所以致歎於無知音也。

跋語 『自漢魏已來』訖『臧祕之旨，余無取焉。』凡九十三字，自述作譜之旨，爲全文跋語。末『垂拱三年寫記』一行敘明作書年代。

二 前人對於書譜之評論

關於書譜之一大疑案，既得解釋，方可一究昔人對此之毀譽評論矣。按昔人之稱述書譜，始於唐張懷瓘之書斷。書斷云：『孫虔禮，字

過庭，陳留人。（按宋宣和書譜卷十八謂「孫過庭，字虔禮。」而過庭書譜，篇首自題「吳郡孫過庭撰」，則宣和之說是也。又陳留一屬今之河南，一屬今之江蘇——沛縣東留城鎮——過庭自稱吳郡，則此陳留必非河南之邑也。）官至率府錄事參軍。（按宣和書譜作「率府參軍錄事。」）博雅有文章。草書憲章二王，工於用筆，備拔剛斷，尚異好奇。然所謂少功用，有天材，真行之書，雅於草矣。嘗作運筆論，亦得書之指趣也。與王祕監（紹宗）相善。王則過於遲緩，此公傷於急速；使二子寬猛相濟，是爲合矣。……又懷瓘書法三品：日神，日妙，日能，過庭隸書（卽今之楷書）、行書、草書，悉入能品，似未爲推重。而所評「備拔剛斷，尚異好奇」，「少功用，有天材」，「傷於急速」等語，觀其墨跡，誠非苛論，若但見宋人刻本，則鮮有不疑其失當者。又懷瓘但稱運筆論而不及書譜，余謂運筆論卽書譜也。何以證之？懷瓘又云：「孫過庭云：『元常專工於隸書，伯英尤精於草體；彼之二美，而羲獻（今書譜作逸少）兼之。』並有得也。」是卽書譜中語，可知其實同也。次則竇泉述書賦云：「虔禮凡草，閭閻之風；千紙一類，一字萬同；

如見疑於冰冷，甘沒齒於夏蟲。』其輕之也，抑已甚矣。而與懷瓘『好異尚奇』之論，亦適相反。又此評後世書家，頗致不滿，足徵公論自存，不容私意譏彈也。

又次則呂總續書評，草書十二人，列張旭第一，過庭第二，曰：『孫過庭書，丹崖絕壑，筆勢堅勁。』頗爲得之。以上皆唐人之說，而乖互已如此矣。

宋世各家，其述及書譜者，一爲米元章之海岳名言，二爲徽宗時之宣和書譜，三則朱長文之墨池編。海岳名言云：『孫過庭草書書譜，甚有右軍法，作字落脚，差近前而直，此乃過庭法。凡世稱右軍書，有此等字，皆孫筆也。凡唐草得二王法，無出其右。』元章鑒別最精，其言自必可據。過庭之書，得與右軍相雜，其工妙可知矣。

宣和書譜之說，大抵祖述懷瓘，亦並錄之：『孫過庭字虔禮，陳留人，官至率府參軍錄事。好古博雅，工文辭，得名翰墨間。作草書咄咄逼羲獻，尤妙於用筆，備拔剛斷，出於天材，非功用積習所至。善

臨模，往往真贋不能辨。文皇嘗謂過庭小字書亂二王，蓋其似真可知也。作運筆論，字逾數千，妙有作字之旨，學者宗以爲法。然落筆喜急速，議者病之；要是其自有趣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三：書譜序上下二，及千文。『按右所評述，多襲懷瓘。惟云御府所藏有書譜序上下二，則屬可疑。昔人以世傳書譜爲全文之一序，其說創於宣和。然既謂之序，便不得復分上下，豈宋世下卷亦並存耶？余曰：否。所謂上下，特以其絹素過長，割截爲二耳，非文字另有下卷也。說已見上。

又墨池編續書斷王紹宗條云：『紹宗所善孫虔禮，字過庭，官至右衛胄曹參軍。書有能名，或病其多同而格不高爾。』則合懷瓘寶臯二家之說而折衷之，無足據也。

此外宋世各家，惟姜夔之續書譜，時引其語。堯章之作，雖未能有所發明；然其推尊過庭，而甘心步其後塵，則其佩服可知也。（其他引用書譜之語，多不勝舉，分見『箋證』，此不贅。）惟有趙伯瑋者，著論而兩非之，其文未見。見元鄭經杓衍極云：『孫虔禮姜堯章之譜，何夸乎！曰：